

孝經衍義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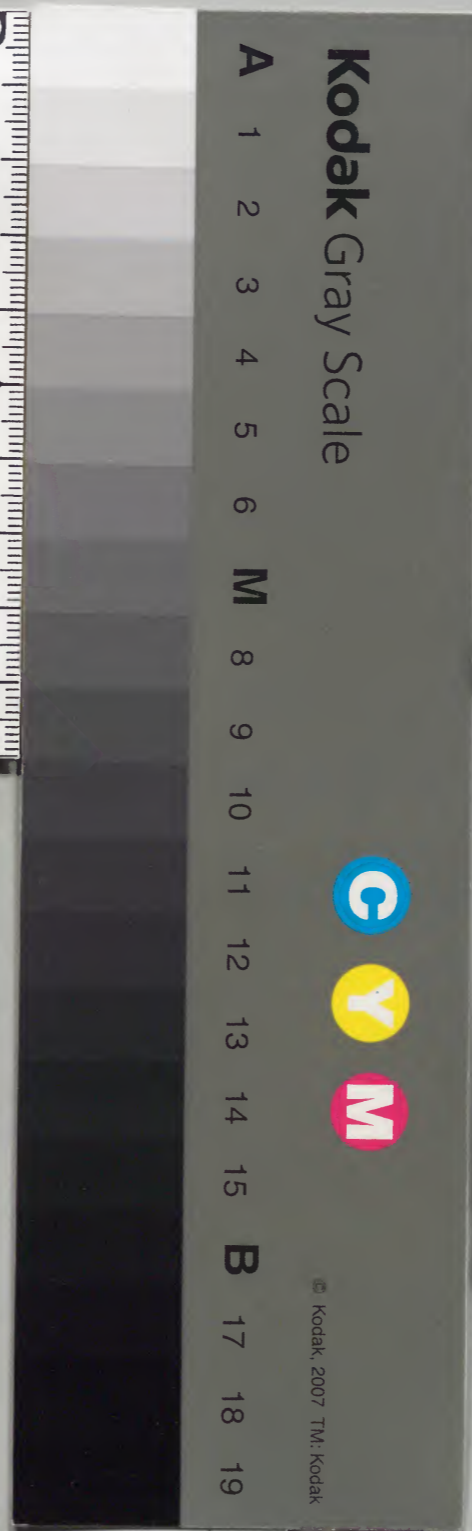
一之四

漢	九	七	七	一
書	四	一	一	一
門				
類	三	七	一	一
號	〇	〇	〇	〇
函				
架				
冊				

內	九	七	七	一
閣	四	一	一	一
文				
庫	三	〇	〇	〇
類				
號				
冊				
架				

儒家

內閣文庫	
番號	漢 9471
冊數	30 (2)
函號	299 123



孝經衍義卷一

衍至德之義

臣

按德者天所賦人所受之正理曰仁曰

義曰禮曰智曰信是為五性之德愛曰仁

宜曰義理曰禮通曰智守曰信其用有五

者之別而皆以孝為之本故經謂之至德

曾子親受經于聖師者也禮記祭義篇名載

曾子之言則曰仁者仁此者也禮者履此

者也義者宜此者也信者信此者也強者



淺草文庫

強此者也。不言智者。強而不變。即知而弗去之意。蓋曾子固以五性發明至德矣。有宋大儒朱熹亦云。以愛親而言。則爲仁之本也。其順乎親。則爲義之本也。敬乎親。則爲禮之本也。其知此者。則爲智之本也。其誠此者。則爲信之本也。孟子論仁義禮智樂之實。正爲是爾。此其所以爲至德要道也。熹之言。正解經文。又與曾子相爲表裏。臣今衍至德之義。以五者分疏。一遵先賢

先儒之遺旨。而仁爲衆善之首。若元氣之統貫于四時。故于仁之德。又加詳焉。諸凡經傳之言五性。有連而及之者。則析而置之各條之內。或詞意相須。不可割裂者。則統之于仁。以見仁之德之大。實孝之德之資至也。
尊仁之德。故亦收人之本。于其而不。故亦收人之
哉乾元。萬物資始。乃統天。
貫乎天德之始終。

易周。乾卦。彖傳。彖。即文王所繫之辭。傳者。曰。大。易。乾。名。彖。傳。孔子釋經之辭也。彖。斷也。

蘭廷瑞曰。乾元者。天陽一元之氣。亦如人之有元氣也。人知萬物之生于地。而不知天以乾元之氣爲之始。亦如人之生于母。而不知資始于父之元氣也。始之于未生之前。生之于有始之後。

臣按廷瑞之說。蓋以父道明天道也。人物之生。同此生理。經所謂續莫大焉者也。物之生。資始于天之元。物物有此元之德。所以物又生物。人之生。資始于父之元。人人

有此元之德。所以人又生人。不然而人物或幾乎息矣。桂實生桂。桐實生桐。夫物則有然者也。詩言君子有孝子。君子既孝。而嗣子又孝。其所以爲始終終始者也。

乾文言

他卦象傳象傳而已。獨乾坤更設文言。以發明其義。謂釋二卦之經文。故稱文言。

言。

曰。元者。善之長也。

朱熹曰。仁包義禮智三者。仁是長兄。管束得義禮智。又曰。春秋傳左丘明傳作體之長也。覺得體字較好。是一體之長也。

君子體仁。足以長人。

游酢曰。猶萬物發育乎春。而震為長子也。

臣按依左氏傳作體之長。則乾父坤母與

六子為一體。自父母而言為長子。自六子

而言為長兄。文言推乾之道。施于人事。蓋

以父母萬物之意。責備于天之宗子者也。

凡厥庶民。莫不知其身為父母之遺體。故

能各親其親。各子其子。君子以其身與萬

物為一體。故不獨親其親。不獨子其子。九

二仁以行之。所以為君德。

坤卦象傳曰。至哉坤元。萬物資生。乃順承天。坤

厚載物。德合無疆。

程頤曰。萬物資乾以始。資坤以生。父母之道

也。順承天施。以成其功。坤之厚德。持載萬物。

合于乾之無疆也。

臣按萬物資乾以始。而有氣。資坤以生。而

有形。坤所生之物。乃乾所始之物也。經曰。

資于事父以事母而愛同。惟其德之合也。

乾坤者萬物之父母。故為上篇之首。咸恒者。人之父母。故為下篇之首。聖人之于天地。猶人子之于父母。則事天地。事父母。皆在于體元而已。

繫辭 孔子贊 上傳第四章曰。安土敦乎仁。故能

愛。

朱熹曰。安土者。隨寓而安也。敦乎仁者。不失其天地之心也。安土而敦乎仁。則無適而非仁矣。所以能愛也。

小臣 按此聖人道濟天下之仁也。篤厚于仁。

與則其愛自廣。愛者仁之用也。立愛自親始。

聖故必愛親之心。在在皆安。充足盈滿。而後

之濟物之心。循循有序。普遍周浹。不然而墨

子之兼愛。乃仁道之賊。子貢之博濟。亦仁

之術之窮也。正蒙 宋儒張 載著 曰。安所遇而敦仁。

肅故其愛有常心。有常心。則物被常愛也。旨

未哉言乎。又可鍼兼愛博濟之病矣。

第五章曰。顯諸仁。藏諸用。鼓萬物而不與聖人

孝經卷一 五
同憂。盛德大業。至矣哉。

朱熹本義曰。顯自內而外也。仁謂造化之功。德之發也。藏自外而內也。用謂機緘之妙。業之本也。

楊萬里曰。聖人之于天地。可同者。聖人顯藏之德業也。不可同者。天地無心。聖人有心也。聖人仁萬物而獨任其憂。天地鼓萬物而不與聖人同其憂。蓋聖人有心則有憂。天地無心則無憂也。

臣按聖人之德業。既與天地同矣。何以復

有憂也。先儒言聖人循天理而欲萬物同之。所以有憂患是已。天地氣化之偏。必待

聖人財

財與裁同。

成輔相。如帝堯時。洪水懷山

襄陵。逸居無教。乃所當財成輔相之大者。

舜禹益稷契並起而分堯之憂。當是時也。

堯爲天之宗子。舜禹益稷契爲宗子之家

相。苟不至于地平天成。於變時雍。何以爲

事天明。事地察。且舜禹二聖人。亦何以致

克諧。何以爲幹蠱。聖人之所憂者。傳重于親。亦傳重于天地。一物不得其所。卽爲子道之未盡也。

富有之謂大業。日新之謂盛德。生生之謂易。

臣按富有者萬事萬物。無非得此理。所謂藏用也。日新者運用流行。生生不已。所謂顯仁也。生生之謂易。邢昺作孝經正義釋父母生之續莫大焉句。引以爲証。昺之言曰。按說文續連也。言子繼父母相連不絕。

易稱生生之謂易。言後生次于前生也。此實則傳續之義。臣以爲生生不已者。惟其顯諸諸仁耳。無是仁。則無以生矣。所謂心如穀。谷種者也。所以果木之實。可復種而生者。亦謂之仁也。詩云。孝子不匱。永錫爾類。豈非美其能傳續耶。傳曰。其父析薪。其子弗克負。荷斯不能傳續之謂矣。朱熹本義云。理與書皆然。亦推廣言之也。

繫辭下傳第一章曰。天地之大德曰生。聖人之

大寶曰位。何以守位。曰仁。古本作人。何以聚人。曰財。理財。正辭。禁民爲非。曰義。

吳澄曰。生生不已者。天地之大德。然天地生物。生人。又生與天地合德之聖人。命之居君師之位。爲人物之主。而後能使天地之所生。各遂其生也。苟或有其德而無其位。則亦不能相天地而遂人物之生。故位爲聖人之大寶。守。謂保有之。必得衆人歸嚮。乃能保有君師之位。聚。謂養之而使蕃盛衆多也。

臣按萬物父母者天地。作民父母者聖人。書中聖人之至德。天地之大德也。生。卽父母生之。續莫大焉之生。在天曰元。而亦可言仁。前言顯諸仁者是也。在人曰仁。而亦可言元。書稱其惟王位在德元者是也。大寶曰位。乃位乎天德也。人以守位。財以聚人。義以理財。所以曲全此好生之心。而終天地生物之責。要惟推此愛親之心。而加百姓刑四海耳。先儒以爲此聖人以義成其仁。

也。臣以爲此見聖人之愛人無已。而成其孝治者矣。使庶人用天之道。分地之利。謹身節用。以養父母。理財之大者也。使卿大夫非法不言。言滿天下無口過。正辭之大者也。五行之屬三千。而罪莫大于不孝。禁非之大者也。是故聖人德足以父母天下。而後父天母地。

書。仲虺之誥。商書篇名。仲虺。湯之左相。作此以告成湯。曰。克寬克仁。

彰信兆民。

臣按元儒陳櫟以爲六經言仁。始于此。遂開萬世言仁之端。是已。臣請因其說而推論之。蓋史臣贊堯曰。以親九族。契爲司徒。敬敷五教。莫先于父子有親。則親之一字。乃仁之根柢。唐虞以來不言仁。而仁之全體大用。已發露于親之一字矣。成湯乃契之後裔。反身修德。屏去聲色貨利之私。其學問以仁爲體。以寬爲用。夫子又其聖孫。其道統心法。祖契而宗湯者也。其所自言

仁與答門弟子之問仁屢矣。有若之言。似
夫子者也。其言孝弟也者。其爲仁之本與。
則欲使人知仁之本在于此也。曾子授孝
經。而卒傳一以貫之之旨者也。而大學傳
曰。一家仁。一國興仁。仁卽孝弟慈也。曰堯
舜帥天下以仁。而民從之。言其親睦九族。
而後百姓昭明。萬邦於變也。子思夫子之
孫也。于中庸哀公問政章。反覆言仁。而一
章之要。則曰。仁者人也。親親爲大。第三十

之二章。言惟天下至誠。爲能經綸天下之大
經。肫肫其仁。孟子私淑子思者也。其七篇
首之書。首言未有仁而遺其親者也。然則聖
賢之學。帝王之治。莫大于仁。而夫子之作
人經。則直指之曰。愛親者。不敢惡于人。而于
心之德。愛之理。一言蔽之矣。求仁者于此
夫當知愛親爲人所共知。共能。亦終身由之
而不能盡者。無庸虛談性命可也。

泰誓

周書武王誓師之辭

曰。惟天地萬物父母。惟人萬物

之靈。亶聰明。作元后。元后作民父母。

蔡沈集傳曰。亶。誠實無妄之謂。言聰明出于天性然也。大哉乾元。萬物資始。至哉坤元。萬物資生。天地者。萬物之父母也。萬物之生。惟人得其秀而靈。其四端備萬善。知覺獨異于物。而聖人又得其最秀而最靈者。先知先覺。首出庶物。故能為大君于天下。而後天下之疲癯殘疾。得其生。鰥寡孤獨。得其養。舉萬民之眾。無不得其所焉。則元后者。又所以為民之父母也。

向臣按天地之父母萬物者。生物之仁。元后

未之父母萬民者。養民之仁。惟人萬物之靈。

高山猶經言天地之性人為貴。

名誥周書。召公所曰。其惟王位在德元。正章曰

陳大猷曰。德元亦猶乾元坤元之始生萬物

者也。

臣按此因洛邑既成。成王始政。召公勉之。以傳統嗣服。當思體仁以長人也。人之行。

莫大于孝。君之德莫大于仁。武王誓師。既稱元后。亦稱曾孫。召公告成王。既稱元子。亦稱德元。以至于春秋之書。改元卽位。合觀之。而仁孝之義備矣。

詩小雅

雅者正也。正樂之歌也。小雅燕饗之樂。

車牽篇名。其五章曰

高山仰止。景行

大道行止。

朱熹集傳曰。表記曰。子曰。詩之好仁如此。鄉音向道而行。中道而廢。忘身之老也。不知年數之不足也。俛焉日有孳孳。斃而後已。

朱善曰。于六義屬興。而斷章取義。則于行道進德之喻爲尤切。仁之不如堯也。孝之不如舜也。學之不如孔子也。猶之陟高山而不至其巔。行大路而不達乎國都。是卽所謂半途而廢也。豈不惜哉。

大雅臣

按此夫子卽詩人思慕賢女之情。以喻

求仁者之心體。由其望之甚切。好之無厭。悅之甚誠。以至于人欲淨盡。天理流行。無一息之間斷。如陟高山者之必至其巔。行

大道者之必達國都。苟非力極罷頓。不能復行。不肖自畫也。蓋仁之爲德。瞻之則峻極。由之則康莊。故取喻于高山景行。

大雅

會朝之樂。受釐陳戒之辭。

板。篇名。

其卒章曰。昊天曰明。及

爾出王。

往通。

昊天曰旦。及爾游衍。

朱熹集傳曰。張子載曰。天體物而不遺。猶仁體事而無不在也。禮儀三百。威儀三千。無一事而非仁也。昊天曰明。及爾出王。昊天曰旦。及爾游衍。無一物之不體也。

臣按朱熹言天與仁。非有二也。言仁體事

而無不在。是指心而言。物物各有天理。灑

掃應對進退。皆以天爲體。事事皆有仁。溫

清抑搔。拜伏擊跪。皆以仁爲體。知天與仁

之非二。卽知仁與孝之非二也。

禮記

漢儒戴聖所輯。並儀禮周禮爲三禮。

禮運

篇名。

曰。仁者義之本

也。順之體也。得之者尊。

陳澔集說曰。仁者本心之全德。故爲義之本。是乃百順之體質也。元者善之長也。體仁足

以長人。故得之者尊。

臣按禮運。先言人者。天地之德。五行之秀氣。亦猶經之言天地之性。人爲貴也。五行之秀氣。卽爲五性之德。而五性之德。以仁爲首。故又言天地之心也。五行之端也。天地之心。非仁而何。五行之端。非善之長而何。此一節以仁爲義之本。亦如經文以孝爲德之本之意。順卽經之言以順天下者是也。義則所行合宜。盡愛于其親。而愛及

他人。無不在于善者。故爲百順之體質。如是。則能成其德教。而行其政令。故曰得之者尊。孟子以仁爲天之尊爵。亦此意也。

祭義。篇名。曾子曰。樹木以時伐焉。禽獸以時殺焉。

夫。子曰。斷一樹。殺一獸。不以其時。非孝也。

臣按王制。禮記篇名。曰。草木零落。然後入山林。

樹木非終不伐也。豺祭獸。季秋之月。鳩化爲鷹。

仲秋之月。然後設罝羅。罝。音尉。罝羅。皆捕鳥獸之網。禽獸非

終不殺也。取之有時。用之有節。但惡其不

時耳。此親親而仁民。仁民而愛物。由本及末之義也。釋氏以殺生為戒。于眾人萬物。則當發大慈悲。于父母妻子。則當割慈忍愛。可謂顛倒迷惑之甚也。

哀公問

禮記篇名。哀公問而孔子對也。

曰。仁人不過乎物。孝子

不過乎物。是故。仁人之事親也。如事天。事天如事親。是故。孝子成身。物者實然之理。不過乎物。猶大學之言止于仁。止于

孝也。

方慤曰。仁人者。主事天言之也。孝子者。主事

親言之也。親則近而疑其不尊。天則遠而疑其難格。徒以近而不尊。則父子之間。或幾乎褻矣。徒以遠而難格。則天人之際。或幾乎絕矣。故事親如事天者。所以致其尊。而不欲其褻也。事天如事親者。所以求其格。而不欲其疎也。此二人之事。雖二言。其論以欲非聖人馬希孟曰。孝者。仁之始。仁者。孝之終。親則邇而不嫌乎無愛。嫌於無敬而已。故事親如事天。所以致其敬也。天則遠而不嫌乎無敬。嫌

於無愛而已。故事天如事親。所以致其愛也。愛與敬兩得之。而後孝子之行全。故曰成身。成身者。言其德之不虧也。

臣按仁人之事親二句。先儒以為非聖人不能言。或問朱子。西銘宋儒張載著仁孝之理。

朱子曰。是將孝形容仁。事親之道理。卽事天之樣子也。臣以為西銘一書原于乾坤其二卦。其作用則在此二語。方馬二說。又推究得精切。深合孝經愛敬交盡之旨。而發

表記禮記篇名。記君子之德。見于儀表者。曰。子言之。君子之所謂

仁者。其難乎。詩云。凱弟君子。民之父母。凱以強平聲。教之。弟以說音悅。安之。樂音洛。而母荒。有禮而親。

威莊而安。孝慈而敬。使民有父之尊。有母之親。如此。而後可以為民父母矣。非至德其孰能如此乎。

陳澔集說曰。強教之者。以道驅之。如佚道使民。雖勞不怨者也。說安之者。得其心之謂也。說以使民。民忘其勞。說以犯難。民忘其死者。

也。樂說安也。毋荒則有教矣。威莊強教也。安則說矣。孝慈說也。敬則有教矣。強教則父之尊存焉。說安則母之親存焉。此言君子仁民之道如此。非聖人莫能與也。

臣按此以德教加于百姓者。推本君子之仁。故贊之以至德。

春秋

本魯史記之名。孔子修之。遂爲聖經。

隱公

魯君名息姑。諡曰隱。

元年

董仲舒曰。一者萬物之所從始也。元者辭之所謂大也。謂一爲元者。視大始而欲正本也。

杜預曰。凡人君卽位。欲其體元以居正。故不言一年一月。

胡安國傳曰。卽位之一年。必書元年者。明人君之用也。乾元資始。天之用也。坤元資生地之用也。成位乎其中。則與天地參。故體元者。人君之職。而調元者。宰相之事。元卽仁也。仁卽人心也。

臣

按胡安國傳。又以爲舜典

虞書篇名。紀典者常也。

元日。伊訓

商書篇名。伊尹作以訓太甲。

稱元祀。而夫子

祖述其義。書元年也。然而泰誓之言元后
名誥之言元子。皆以元爲君德矣。易書卽
天德以著之人事。是以謂元爲仁。春秋援
人事以合于天德。是以謂一爲元。孝經又
之深探其本。但曰愛親。而元之德已備。原夫
未踰年稱子。踰年而後改元。則承國于先
君。當未言孝思者矣。推是心以及于人。則
言必如董仲舒所謂陰陽調而風雨時。羣生
沐和而萬民植。五穀熟而草木茂。諸福之物
莫不畢至。而後體元之事盡。而後爲王道
之成。孝治之順也。

論語有子孔子曰。其爲人也。孝弟而好犯上者
鮮矣。不好犯上。而好作亂者。未之有也。君子務
本。本立而道生。孝弟也者。其爲仁之本與。

程顥曰。孝弟本其所以生。乃爲仁之本。
程頤曰。孝弟順德也。德有本。本立則其道充
大。孝弟行于家。而後仁愛及于物。所謂親親
而仁民也。故爲仁以孝弟爲本。論性則以仁

爲孝弟之本。

朱熹曰。仁是性。孝弟是用。譬如一粒粟。生出爲苗。仁是粟。孝弟是苗。便是仁爲孝弟之本。又如木有根。有幹。有枝葉。親親是根。仁民是幹。愛物是枝葉。便是行仁以孝弟爲本。

論語

臣按二程之釋此章。其義精矣。朱熹復推

程顥之言而釋之曰。推原孝弟之理。本于人之所以生。所以爲行仁之本也。臣以經義揆之。經言夫孝德之本也。德旣爲仁義

禮智之總名。而以孝爲德之本。則有子之言孝弟爲爲仁之本。正應經義。熹又稱程頤順德二字。足以盡孝弟之義。而不好犯上作亂之事。已具乎其中。臣今更以經義揆之。夫不愛其親而愛他人者。經謂之悖德。亦曰凶德。又曰。以順則逆。民無則焉。立教者。將以順示則。而先以應順者。而逆行之。民又何所取法乎。蓋未有本亂而未治者也。若夫親親而仁民。仁民而愛物。以是順天下。而民亦順之矣。犯上作

亂之事。何自而起乎。二程俱有會于是。經之深旨者矣。

子曰。仁者安仁。

臣按此指處境遇而言也。先儒以為舜之飯糗茹草。若將終身。被袵衣鼓琴。若固有之。此安仁者之久處約長處樂也。臣今復申其義曰。虞舜不得于親。負罪引慝。號泣于田。濱危井廩。若將終身。安仁者之可以久處約也。及至克諸底豫。祿位名壽尊富。

應酬饗保。若固有之。安仁者之可以長處樂也。故曰。中心安仁者。天下一人而已矣。

子曰。據於德。

朱熹曰。德是得這物事于我。故事親必孝。必不至于不孝。事君必忠。必不至于不忠。若今日孝。明日又不孝。今日忠。明日又不忠。是未得于我。不可謂之德。又曰。如孝便是自家原得孝道理。非從外旋取來。

依於仁。

朱熹曰。據德。是因事發見。如因事父有孝。因事君有忠。依仁。是本體不可須臾離底。又是據於德之骨子。

臣按據則一本萬殊。從萬處理會。仁義禮

智信。因事而發見。然自性中所自有。非從

外來也。依則萬殊一本。從一處歸宿。義禮

子曰。智信。統于一仁。亦所謂本于人之所以生

也。

顏淵問仁。子曰。克己復禮為仁。克。勝也。己。謂身之私欲也。復。反

也。一日克己復禮。天下歸仁焉。為仁由己。而由

人乎哉。

程頤曰。不能克己。則為楊氏為我。不能復禮。

則為墨子兼愛。故曰。親親而仁民。仁民而愛

物。此之謂也。

真德秀曰。仁之一字。見於經者。自仲虺之誥

始。曰。克寬克仁。彰信兆民。伊尹繼之。曰。民罔

常懷。懷于有仁。前乎此者。如虞書所謂好生

之德。安民則惠。即所謂仁。而未有仁之名。至

商書而名始著。然其所言大抵皆仁之用。顏子之問孔子之答。乃仁之體也。二帝三王。雖無已之可克。然舜所謂人心惟危。道心惟微。惟精惟一。成湯之以義制事。以禮制心者。其用功初無異于顏子也。蓋必有顏子之仁。而後有二帝三王之仁。

臣按克已。則與天地萬物爲一體。如盡愛人。平于其親。亦必愛人之親。初無彼此間隔。故不流爲楊氏之爲我。復禮。則知本末輕重

之序。而爲之品節等差。親親之殺。禮所生也。何至如墨氏之兼愛哉。孔顏問答。固仁之體。然曰天下歸仁焉。乃教不肅而成。政不嚴而治之氣象。亦仁之用也。

中庸第二十章曰。脩道以仁。黃洵饒曰。脩道以仁。猶論語以孝爲仁之本。仁者人也。親親爲大。朱熹章句曰。人指人身而言。具此生理。便有惻怛慈愛之意。

臣按仁是生理。本其所以生。故曰親親爲
大。經曰。父母生之。續莫大焉。親親所以續
也。若王者父天母地。便當推此親親之仁。
以及天下國家。然後與乾元坤元之氣相
連續也。三十二章之言。肫肫其仁。亦謂經
綸人道。須如此之懇切詳細耳。至于淵淵
其淵。浩浩其天。則聖人與天地爲一矣。

孟子曰。人皆有不忍人之心。
朱熹集注曰。天地以生物爲心。而所生之物

因各得夫天地生物之心以爲心。所以人皆
有不忍人之心也。

臣按血氣之身。父母生之。亦天地生之也。
續莫大焉。續此天地生物之心耳。各得夫
天地之心以爲心。亦各得夫父母之心以
爲心。所以乍見孺子將入於井。而怵惕惻
隱者也。

今人乍見孺子。將入於井。皆有怵惕惻隱之心。
非所以內交於孺子之父母也。非所以要譽於

鄉黨朋友也。非惡其聲而然也。由是觀之。無惻
隱之心。非人也。無羞惡之心。非人也。無辭讓之
心。非人也。無是非之心。非人也。惻隱之心。仁之
端也。羞惡之心。義之端也。辭讓之心。禮之端也。
是非之心。智之端也。

朱熹曰。仁字是箇生底意思。通貫周流于四
者之中。仁固仁之本體。義則仁之斷制。禮則
仁之節文。智則仁之分別。正如春之生氣貫
徹四時。春則生之生也。夏則生之長也。秋則

生之收也。冬則生之藏也。又曰。春時盡是溫
厚之氣。仁便是這般氣象。夏秋冬雖不同。皆
是春生之氣。行乎其中。若曉得此理。便見得
克己復禮。私欲盡淨。純是溫和冲粹之氣。乃
天地生物之心也。
胡居仁曰。性之理。一而已矣。名其德。則有四
焉。以其渾然無間也。名之曰仁。以其燦然有
條也。名之曰禮。以其截然有止也。名之曰義。
以其判然有別也。名之曰智。凡其燦然截然

判然者皆不出于渾然之中。此仁之所以包四德而為性之全體也。截然者即其燦然之不可移者也。判然者即其截然之不可亂者也。名雖有四其實一也。然其所以如是之渾然燦然截然判然莫非自然而然不假纖毫布置安排之力。此其所以為性命之理也。

臣按仁包四德之義莫著于此。毋容辭費矣。不忍之心。天地父母之心也。能擴充之。則為善事天地父母。正蒙張載著。曰。惻隱仁

也。如天亦仁也。擴而充之。不可勝用。知本

哉。昔者對曰。我善曰。吾之只恨。謂。幾。不。下。吾。

孟子曰。仁之實。事親是也。義之實。從兄是也。實對

華而言。凡仁義之見于日用者。惟此為根本。

蔡模曰。有子以孝弟為為仁之本。孟子乃以事親屬之仁。從兄屬之義。若不同矣。朱子乃以為其意亦猶此。何耶。蓋有子言仁。專言之仁也。孟子言仁義。偏言之仁也。事親主乎愛而已。義則愛之宜者也。合而言之。推其事親

者以從兄。此孝弟所以為為仁之本。分而言之。則事親而孝。從兄而弟。所以為仁義之實也。然其意亦餘也。而蓋存乎存心者言之

臣按經之所明者孝。而廣至德章。則教以

孝。教以弟。並提。廣揚名章。則以事親孝事

兄弟並提。而感應章。則曰。孝悌之至。蓋兄

弟者。為吾親所均愛之人。而吾與之共事吾

親者。故曰。從若曰。吾之兄。則既致孝于吾

親矣。而吾乃從其後也。之不可無也。本

孝經初義卷一

行至德章一

太極圖說

凡生受命於天。五行成動。而善惡分。萬事出

於心。人之性。以中。是為道。道者。理之極也。

夫道者。天之理也。理者。氣之紀也。紀者。理之

所由。理之所由。則道之所在也。道之所在。則

理之所由。理之所由。則道之所在也。道之所在。則

孝經衍義卷一

之則亦親而孝是也。此則所製為仁義之體也。按註之所明者。子而黃至德章則說以孝教以中而提親親者。故章則以孝親孝也。此章則說而為孝。亦則以孝親孝也。若此者。則所助之入。而孝親之身。則若曰。從若曰。吾之足。為既致。孝下。若

孝經衍義卷二

衍至德之義

仁

太極圖。周惇頤所作。以授二程。惟人也。得其秀而最靈。形

既生矣。神發知矣。五性感動。而善惡分。萬事出矣。聖人定之。以中正仁義。而主靜。立人極焉。

朱熹曰。周子說出太極。大段分明指出。如惻隱之端。從此處推將去。則是此心之仁。仁即四德之元。元即太極之動處。若看得太極分

明則盡見得天下道理條件皆自此出。事事物物上皆有此道理。元無虧欠也。

臣按惟人也得其秀而最靈。句即經言天

地之性。人為貴也。就四德言之。則仁禮為

體。義智為用。就仁之一德言之。仁是愛之

體。愛是仁之用。如邢昺孝經疏所云。愛生

于真。則真是體。愛是用也。所云烝烝至性。

是為愛心。溫清搔摩。是為愛迹。則心是體。

迹是用也。聖人主靜。如天地孳斂收藏。故

能流行發育。眾人雖失之于動。然太極動

處。本自有善無惡。如以烝烝至性之真心。

而發為溫清搔摩之迹。節節推去。以至通

于神明。光于四海。無所不通也。

西銘張載于學堂雙牖。左書砭愚。右書訂頑。其後改訂。頑曰西銘。砭愚曰東銘。曰乾

稱父。坤稱母。予茲藐焉。乃混然中處。天。陽也。以

乎上。父道也。地。陰也。以至順而位乎下。母道也。

人稟氣于天。賦形于地。以藐然之身。混合無間。

而位乎中。故天地之塞。吾其體。乾。陽。坤。陰。此天

子道也。問。而人物之所資。以為體者也。天地之帥。吾其性。乾。健。坤。順。此

氣之帥而人物之。民吾同胞。物吾與也。人物並生于天地之間。惟人也得其形氣之正。是以其心最靈。而有以通乎性命之全體。于並生之中。又為同類而最貴焉。故曰同胞。則皆如己之兄弟矣。物則得夫形氣之偏。而不能通乎性命之全。故不若人之貴。然原其體性之所自。是亦本之天地而未嘗不同也。故曰吾與。則亦如己之儕輩矣。

大君者。吾父母宗子。其大臣。宗子之家相也。尊高年。所以長其長。慈孤弱。所以幼其幼。聖其合德。賢其秀也。凡天下疲癯殘疾。惇獨鰥寡。皆吾兄弟之顛連而無告者也。乾父坤母。而人生其中。則皆天地之子矣。然繼承天地。統理人物。則大君而已。故為父母之宗子。輔佐大君。紀綱眾事。則大臣而已。故為

宗子之家相。天下之老一也。故凡尊天下之高年者。乃所以長吾之長。天下之幼一也。故凡慈天下之孤弱者。乃所以幼吾之幼。聖人與天地合其德。是兄弟之合德乎父母者也。賢者才德過于常人。是兄弟之秀出于等倫者也。是皆以天地之子言之。則凡天下之疲癯殘疾。惇獨鰥寡。非吾兄弟之。于時保之子之翼也。畏天以自無告者。而何哉。保者。猶其敬親之至也。

樂且不憂。純乎孝者也。樂天而不憂者。猶其愛親之純也。

違曰悖德。不循天理而徇人欲者。不愛其害也。親而愛他人也。故謂之悖德。

仁曰賊。戕滅天理。自絕本根者。賊殺濟惡者不才。長惡不悛。不可教訓者。世濟其凶。增其惡名也。故謂之不才之子。

其踐形惟肖者也。盡人之性。而有以充人之形。則與天地相似而不違矣。故謂之肖子。知化

則善述其事窮神則善繼其志

孝子善繼人之志善述人之事

者也。聖人知變化之道。則所行者無非天地之事矣。通神明之德。則所存者無非天地之心矣。此二者皆樂天。不愧屋漏為無忝。存心養性為踐形之事也。

匪懈。孝經引詩曰。無忝爾所生。故事天者。仰不愧。俯不作。則不忝乎天地矣。又曰。夙夜匪懈。故事天者。存其心。養其性。則不懈乎事天矣。此二者。畏天之事。而君子所以求踐夫形者也。

惡旨酒崇伯子

大禹崇伯之子

之顯養育英才。穎封人

鄭類考叔為類谷封人。事見左傳。

之錫類

好飲酒而不顧父母之養者不孝也。故遇

人欲。如禹之惡旨酒。則所以顧天之養者至矣。性者。萬物一源。非有我之得私也。故育英才。如考叔之愛其母。而施及鄭莊。不弛勞而底豫。舜公。則所以求錫爾類者廣矣。

其功也

舜盡事親之道。而瞽瞍底豫。其功大矣。故事天者。盡事天之道。而天心豫焉。則

亦天之

無所逃而待烹。申生

晉獻公之子

其恭也

申生

無所逃而待烹。其恭至矣。故事天者。天壽不貳。而修身以俟之。則亦天之申生也。

受而歸全者參

曾子名參

乎。歸之。若曾子之啓手啓

足。則體其所受乎親者。而全歸也。事天者。能體其所受于天者。而全歸之。則亦天之曾子矣。

勇于從而順令者伯奇

伯奇。周大夫尹吉甫之子。不得于親。作履霜操

也

子于父母。東西南北。唯令之從。若伯奇之履霜中野。則勇于從而順令也。事天者。能勇于從而順受其正。則

亦天之伯奇矣。

富貴福澤將厚吾之生也。貧

賤憂戚庸玉汝于成也

富貴福澤。所以大奉于我。而使吾之為善也輕。

貧賤憂戚所以拂亂于我而使吾之爲志也篤
天地之于人。父母之于子。其設心豈有異哉。故
君子之事天也。以周公之富。而不至于驕。以顏
子之貧。而不改其樂。其事親也。愛之則喜。而弗
忘。惡之則懼。而無怨。其心一而已矣。存吾順事。沒吾寧也。孝子之
其事親者。不違其志而已。沒則安而無所愧于
親也。仁人之身存。則其事天者。不逆其理而已。
沒則安而無所愧于天也。

朱熹論曰。天地之間。理一而已。然乾道成男。
坤道成女。二氣交感。化生萬物。則其大小之
分。親疎之等。至于十百千萬。而不能齊也。不
有聖賢者出。孰能合其異。而反其同哉。西銘

之作。意蓋如此。程子以爲明理一而分殊。可
謂一言以蔽之矣。蓋以乾爲父。坤爲母。有生
之類。無物不然。所謂理一也。而人物之生。血
脉之屬。各親其親。各子其子。則其分亦安得
而不殊哉。一統而萬殊。則雖天下一家。中國
一人。而不流于兼愛之弊。萬殊而一貫。則雖
親疎異情。貴賤異等。而不梏于爲我之私。此
西銘之大旨也。又曰。人之一身。固是父母所
生。然父母之所以爲父母者。卽是乾坤。若以

父母而言。則一物各一父母。若以乾坤而言。則萬物同一父母矣。古之君子。惟其見道理真實如此。所以親親而仁民。仁民而愛物。推其所爲。以至于能以天下爲一家。中國爲一人。而非意之也。

臣按經曰。聖人之德。無以加于孝。西銘之作。惟以孝子之事親。明仁人之事天。亦言乎無可加也。但以事親爲事天之樣子。而無餘事矣。先儒謂通書周惇頤著言誠。西銘言

仁。臣以爲西銘一書。乃經文事。父孝故事。天明。事母孝。故事。地察之。敷言耳。聖人致公心。盡天地萬物之理。各當其分。乃明察之工夫也。

程顥曰。仁者。天下之正理。失正理。則無序而不和。醫書言手足痿痺爲不仁。此言仁者與天地萬物爲一體。莫非已也。認得爲已。何所不至。若不有諸已。自不與已相干。如手足不仁。氣已不貫。皆不屬已。故博施濟衆。乃聖人之功用。仁至

難言。故止曰已欲立而立人。已欲達而達人。能
近取譬。可謂仁之方也已。

胡居仁曰。醫書以手足風頑爲不仁。程子善
之。蓋人而不仁。私意蔽隔。天理不能貫通。天
地萬物。漠然與已無干。如風頑之人。手足疾
痛。不相管攝也。

臣按先儒手足不仁之喻。蓋以天地萬物
本吾一體。疾痛疴癢。無不相關。自吾一本
之親。而分形共氣。而千姓百族。而飛潛動

植。有一知之未明。處之未當。此心負疚如
負而人之支體。凡諸皮膚爪髮。窵窵剪割針刺
所傷甚細。蜂蠆蚊蝨所苦甚輕。而有當前
變色。申旦不寐者。乃其精神之貫通故也。
而况手持足行。不可須臾偏廢者。而可聽
其漠不相關已乎。然而起手足之痿痺者。
不治手足也。治其運動手足之元氣而已
矣。致民物之阜安者。不事民物也。事其流
通于民物之仁愛而已矣。子曰。博施濟衆。

堯舜其猶病諸。此予辜之痛。其病處乃其
仁也。己立立人。己達達人。治病之方也。親
親爲大。不治標而治本也。

朱熹論仁曰。天地以生物爲心者也。而人物之
生。又各得夫天地之心以爲心者也。故語心之
德。雖其總攝貫通。無所不備。然一言以蔽之。則
曰仁而已矣。蓋天地之心。其德有四。曰元亨利
貞。而元無所不統。其運行焉。則爲春夏秋冬之
序。而春生之氣。無所不通。故人之爲心。其德亦

有四。曰仁義禮智。而仁無所不包。其發用。則爲
愛恭宜別之情。而惻隱之心。無所不貫。故論天
地之心者。則曰乾元坤元。則四德之體用。不待
悉數而足。論人心之妙者。則曰仁人心也。則四
德之體用。亦不待遍舉而該。蓋仁之爲道。乃天
地生物之心。卽物而在。情之未發。而此體已具。
情之旣發。而其用不窮。誠能體而存之。則衆善
之原。百行之本。是則孔門之教。所以必使學者
汲汲乎求仁也。

臣按天之德統于元。人之德統于仁。夫子
贊易已明言之矣。天之四德見于春夏秋冬之序。人之四德見于愛恭宜別之情。而
愛恭宜別之情必于與人接物而見。方其
未與人接物之時則惟有父母。故曰仁主
于愛。而愛莫先于事親。自此而推則其用
不窮。故學者求仁莫若盡孝。孝盡則性盡。
而四德兼舉矣。釋氏之欲割慈忍愛。惟不
知用其情故也。夫子于易卦有時言天地

之心。有時言天地萬物之情。天地萬物皆
有情。而人顧獨無情乎。于父母而不用其
情。烏乎用其情。故儒者之愛親者不敢惡
于人。公也。順也。佛氏之出家棄父母而慈
悲衆生。僞也。悖也。孝經之作垂教于天下
後世。豈不大哉。

又曰。求仁固莫若力行之近。但不學以明之。則
其蔽愚。若主敬致知。交相爲助。則自無此蔽矣。
若欲曉得仁之名義。則又不若且將愛字推求。

若見得仁之所以愛而愛之所以不能盡仁則
仁之名義意思瞭然在目初不必求之于恍惚
有無之間也。

臣按人子之于親亦非徒愛矣自冬溫夏
清昏定晨省以至于得萬國之歡心成配
天之絕業誠非愛之一字所得而盡而實
仁之一字所得而兼也所貴于主敬者愛
敬交盡也所貴于致知者經事知宜變事
知權也必舜之察于人倫而後求之未嘗

不在側殺之不可得也若申生伋子

衛宣公之

則猶未免于愚之蔽者也

又曰人惟欲淨情達不隔其所流行然後常與
天地通流耳且如惻隱一端近而發于親親之
間親之所以當親是天命流行者然也吾但與
之流行而不虧其所親者耳一或少有虧焉則
天理隔絕于親親之間而不流行矣

臣按流水之爲物也不盈科不行所以說
仁如水之源孝弟是一坎仁民是二坎愛

物是三坎也。如使第一坎不盈，卽無由達于第二坎。經云：愛敬盡于事親，盡者盈之謂也。德教加于百姓，刑于四海，則達于第三坎矣。

真德秀曰：仁之道大，包五常，貫萬善，不可以一言盡之。朱子始以愛之理，心之德，六字形容之。蓋以體言之，則仁之道大，無所不包；發而爲用，則主乎愛。如見赤子入井，而惻然欲有以救之，以至矜憐憫惜，慈祥恩惠，愛之謂也。性中既有

仁，發出來便是愛。自漢以來，儒者只將愛字說仁。自文公以愛之理三字言之，方說得盡。仁義禮智皆心之德，而仁又爲五常之本，故爲人心之全德。然仁之所以爲心之德者，正以主乎愛故也。仁之所以能愛者，蓋天地以生物爲心，而人得之以爲心，是以主乎愛也。

臣按愛之理，乃天地生物之心，可謂究極根柢之論。然此心之所以附麗于形氣之中者，資始于父，資生于母，愛親之心，乃所

謂本其所以生者也。故仁。人以天地之心
爲心。孝子以父母之心爲心。

陳淳曰。親親。仁也。所以愛親之誠。則仁之仁也。
所以諫乎親。則仁之義也。所以溫清定省之節
文。則仁之禮也。自良知無不知是愛。則仁之智
也。所以爲事親之實。則仁之信也。從兄。義也。所
以愛兄之誠。則義之仁也。所以常敬在兄。則義
之義也。所以徐行後長之節文。則義之禮也。自
良知無不知是敬。則義之智也。所以爲從兄之

實。則義之信也。敬賓。禮也。所以懇惻于中。則禮
之仁也。所以接待之宜。則禮之義也。所以周旋
之節文。則禮之禮也。所以酬酢而不亂。則禮之
智也。所以爲敬賓之實。則禮之信也。察物。智也。
是是非非之懇惻。則智之仁也。是是非非之得
宜。則智之義也。是是非非之中節。則智之禮也。
是是非非之一定。則智之智也。所以爲是非之
實。則智之信也。復言。信也。由乎天理之公。則信
之仁也。發而皆天理之宜。則信之義也。出而中

節。則信之禮也。所以有條而不紊。則信之智也。所以爲是言之實。則信之信也。天聖之公。順言

臣按此條第一節。專以親親言仁。義禮智

信。皆歸到親親之仁。蓋論其體段。則義禮智。皆自然皆具于仁之中。然須有存養體。驗之功。故先儒又言仁不得義則不行。不得禮則不立。不得智則不知。不得信則不能守。推之義禮智信。凡一德之中。各具五德。此致一之道也。

薛瑄曰。知天地萬物爲一體。則能愛矣。又曰。滿腔子惻隱之心。卽藹然天地生物之心。又曰。纔有私。便不能推。所以爲不仁。又曰。靜中一念之刻。卽非仁。又曰。有一毫伎害之心。卽非仁矣。

臣按天地生物之心。不爲堯存。不爲桀亡者也。然而私則隔。刻則傷。伎害則自伐也。天下未有已愛其親。而不欲人之愛其親者。故無私也。子曰。所求乎子。以事父。未能也。故無刻也。不敢惡于人。故無伎害也。仁

豈遠乎哉。豈不遠乎哉。豈不遠乎哉。豈不遠乎哉。

胡居仁曰。韓子唐韓愈以博愛為仁。雖不是。猶勝

以覺言仁者。臣按覺之不可以訓仁。所謂使人張皇迫

躁而無沉潛之味。其弊或至于認欲為理

者。有之矣。蓋自孩提之童。無不知愛其親

而言。亦可見是仁之包乎智。若專指此有

知覺者。為仁之全體大用。則是求之于恍

惚有無之間也。邢昺疏愛親者不敢惡于

人。以不敢惡于人為博愛。蓋孝是真性。為

愛之理之本。而推已及物。施德教于天下

為民與利除害。所以大其愛也。故經又曰。

先之以博愛。而民莫遺其親。韓子曰博愛

之謂仁。特未探其本爾。羅欽順曰。程子言仁者。渾然與物同體。蓋以凡

賦形于兩間者。同一陰陽之氣以成形。同一陰

陽之理以為性。有知無知。無非出于一本。故此

身雖小。萬物雖多。其血氣之流通。脈絡之連屬。

無絲毫空濶之處。無須臾間斷之時。此其所以渾然也。

臣按渾然同體者。萬殊之所以一本也。然

而自父母二人而推之。有九族。自九族而

百姓。自百姓而萬邦。至于澤及草木。仁及

禽獸。則截然不紊者。固在渾然同體之中。

一本之所以萬殊也。此亦西銘之意也。

已上仁之德之至。

孝經衍義卷二

孝經衍義卷三

衍至德之義

義

易乾文言曰。利者義之和也。

朱熹曰。義有個分至。如親其親。長其長。則是

義之和。如不親其親。而親他人之親。便是不

和。如君臣父子。各得其宜。此便是和處。安得

謂之不利。如君不君。臣不臣。父不父。子不子。

此便是不和。安得謂之利。又曰。義則是一個

宜其初則甚嚴。如男正位乎外。女正位乎內。直是有內外之辨。君尊于上。臣恭于下。尊卑大小。截然不可犯。似若不和之甚。然能使之各得其宜。則其和也。孰大于是。至于天地萬物。無不得其所。亦只是利之和爾。

臣按經文地之義也。句注以利物為義釋之。邢昺正義曰。文言曰。利物足以和義。是利物為義也。可見孝經非夫子不能作。

家人卦名。彖曰。男女正。天地之大義也。家人有嚴

君焉。父母之謂也。

程頤傳曰。無尊嚴。則孝敬衰。

臣按經曰。孝莫大于嚴父。又曰。親生之膝下。以養父母曰嚴。又曰。父子之道。天性也。君臣之義也。夫子于家人彖傳。稱父母為嚴君。蓋家人之嗃嗃。以義勝情。雖悔厲而吉。婦子之嘻嘻。以情勝義。終吝也。父子之親。所謂恩掩義者也。且猶如此。况萬事萬物哉。此可見義之德之本于孝也。

泰卦象釋一卦之象爲曰輔相天地之宜以左

右民。

程頤傳曰天地通泰則萬物茂遂人君體之而爲法制使民用天時因地利輔助化育之功成其豐美之利也民之生必賴君上爲之法制以教率輔翼之乃得遂其生養是左右之也。

臣按義者宜也必天地明察而後可言輔相彼庶人之用天之道分地之利實君師

左右之也故曰天子之孝曰就。

書仲虺之誥曰以義制事。

臣按以義制事則事得其宜自天性之親而推之親疎厚薄各當其分自膝下之養而至于經權常變無適不然邇之以睦九族遠之以懷萬邦此誥之所以合于經也。其卒乃曰垂裕後昆亦猶既醉之詩所云孝子不匱永錫爾類也。

禮記禮運曰義者藝藝事也之分仁之節也協于

藝講于仁。得之者強。

陳澹集說曰。藝以事言。仁以心言。事之處于外者。以義爲分限之宜。心之發于內者。以義爲品節之制。協于藝者。合其事理之宜也。講于仁者。商度其愛心之親疎厚薄。而協合乎行事之大小輕重。一以義爲裁制焉。上好義。則民莫敢不服。故得之者強。

臣

按經言德義可尊。劉炫

河間景城人。仕隋。歷官大學博

士。炫既得王邵所送古文。孝經孔安國注本。遂著古文稽疑以明之。曰。德者。

得于理也。義者宜于事也。理得在于心。宜事見于外。故能爲人所尊。炫之言可與禮不運相發明。臣又以爲經言不愛其親而愛王他人者。以德則爲悖德。蓋不商度其愛心之親疎厚薄。而協合乎行事之大小輕重。故也。惟其不得于理。是以不宜于事。民無事則焉。君子不貴。何強之有。表記曰。義者天下之制也。義方而嚴。人心知所畏憚。故得春之者強。

春秋。秋七月。隱公六年。

胡安國傳曰。四德備而後爲乾。故易曰。乾元亨利貞。一德不備則乾道熄矣。四時具而後成歲。故春秋雖無事。首時過則書。一時不具則歲功虧矣。既書時。又書月者。時。天時也。月。王月也。書時又書月者。見天人之理合也。易不云乎。君子行此四德者。故曰乾元亨利貞。

臣按曾子曰。樹木以時伐焉。禽獸以時殺焉。時也者。孝子仁人之所致慎也。冬溫而

也。夏清。生事之時也。春禴而秋嘗。祭享之時章也。蓋天道於此一變也。夫物之向榮也。人則有欣悅之情焉。物之凋殘也。人則有零落之感焉。仁人孝子。觀天之道。體親之心。

蓋有惻惕不安者矣。公羊傳

公羊子。名高。著春秋傳。

曰。雖無事。首時過必書。閱時之變。志而不忘也。秋七月者。坤土兌金之交。天於萬物。未忍殺之。而且生之。故於德爲利。其在人則爲義。所以斷制事物。月令。是月也。天子

命將帥選士厲兵以征不義。詰誅暴慢。以明好惡。命有司脩法制。戮有罪。嚴斷刑。夫子於此。有慎用兵刑之意焉。秋七月無事。書之。亦以志喜也。推仁人孝子之心。以爲兵刑者。不得已而有事云爾。

論語。子曰。君子義以爲質。

張栻曰。義以方外。

易坤卦文言。

是義爲用也。而此

章則以義爲體。蓋物則森然具於秉彝之內。此義之所以爲體也。

臣按夫子於坤之六二小象。則曰地道光也。文言則曰方其義也。義以方外。蓋方者。坤之德。地之形也。經以孝爲地之義。又曰。其因地之利。而注以爲因地利以行義。邢昺正義曰。五土分植。而一以宜之者。大順之理也。百行殊途。而一以致之者。大中之要也。如父母順。而宜兄弟。宜家人。則是以動而有常者爲方也。論語言君子義以爲質。是方者爲體質。而又禮以行之。孫以出之。

信以成之。乃所謂義之和也。亦可爲因地利以行義矣。

孟子曰。是集義所生者。非義襲而取之也。

朱熹集注曰。集義猶言積善。蓋欲事事皆合於義也。襲掩取也。言氣雖可以配乎道義。而其養之之始。乃由事皆合義。自反常直。是以無所愧怍。而此氣自然發生於中。非由只行一事。偶合於義。便可掩襲於外而得之也。

此臣按義是人心之斷制。就一事所處而言。

如父母宜慈。子宜孝。君宜仁。臣宜敬。義也。推之兄弟之宜序。夫婦之宜別。朋友之宜信。百姓之衆。四海之大。宜有以遂其生。復其性。樹木禽獸。宜以時伐焉。以時殺焉。則事事皆合于義矣。浩然之氣。亦不過孝子有深愛者。必有和氣耳。有和氣者。必有愉色。有愉色者。必有婉容。乃所謂生也。如其欲取孝名。而割股割骨肉以療親疾。毀傷遺體。或致滅生。廬墓。結廬于墓。非先王之制。乃所謂襲也。生是從本而

生襲是自外而襲萬事萬物各自有當然之理。然一事一物處之不得其宜。心所不安。卽爲大本之累。告子以義爲外。是先不知萬事萬物之理。皆自一本而推也。使告子而爲割股廬墓之事。則能之。以冥然無覺。悍然不顧之心性。而欲其有和氣愉色。婉容。則必不然矣。

孟子曰。心之所同然者何也。謂理也。義也。聖人先得我心之所同然耳。在物爲理。處物爲義。

朱熹曰。人皆知君父之當事。我能盡忠盡孝。天下莫不以爲當然。此心之所同然也。

臣按天下事物。雖至衆多。然其大端。不過倫紀。而君親臨之。厚莫重焉。尤其天性之真切者也。故先儒每舉以槩其餘。聖人孝治天下。正以人心之所同然者。莫大于是耳。經云。敬一人而千萬人悅。此人心無不悅。理義之明証也。

正蒙

書名。張載著。

神化篇

篇名。

曰。義以反經爲本。經正

則精義以復常道為本。不復常道。非義也。故經正而後義精。精義入神。動

一靜也。義以處事。動也。于處事之義。而能研精入神。由粗造精。微而難度。是動一靜也。

精義入神。則無方。精義入神。則是萬物之理。吾皆能合其精粗。隱顯而一之。

是無方所也。

臣按經即五品之人倫。反經為本。是義以

孝為本也。精研其義。至于入神。猶經言孝

悌之至。通于神明。無方。猶經言無所不通。

若明儒薛瑄所云。灑掃應對之所以然。即

精義入神之妙。則又足以發宋儒未盡之

蘊也。

或問程顥敬義何別。曰。敬只是持己之道。義便

知有是有非。順理而行。是為義也。若只守一個

理。不知集義。是都無事也。且如欲為孝。不成只

守着一個孝字。須是知所以為孝之道。所以侍

奉當何如。溫清當何如。然後能盡孝道也。

臣

按先儒立論。不特舉一以例其餘。亦以

孝為萬事萬理之根本。如何則為盡愛敬

如何則為悖德禮。以至于經權常變處之

各適其宜。于凡天下之事理，亦自節節迎刃而解矣。

程頤曰：孔子言仁，未嘗兼義；獨于易曰：立人之道，曰仁與義。而孟子言仁，必以義配。蓋仁者體也，義者用也。知義之爲用而不外焉者，可與語道。

臣按禮記曰：春生夏長，仁也；秋斂冬藏，義也。則是仁可該禮，義可該智。朱子所謂仁義門庭對立者也。此言仁體義用，則又有

以見其一闔一闢之妙。人皆膠于太極圖之言中也。仁也，用之所以行，正也；義也，體之所以立，而不知夫義之爲用，乃所以斷制夫萬物一體之心，而與以各當之分。如以愛親之心而博愛，必無不得其愛之宜者也。故程子又表而出之。

薛瑄曰：義者天命之性也。君子行義而盡其性，則天命在是。

臣按此易所謂窮理盡性以至于命也。君

子不冀無妄之福。不懼無妄之禍。安于義也。然而禍之去。非因避也。福之來。不可辭也。西銘曰。不弛勞而底豫。舜其功也。亶其然乎。

高攀龍曰。伊川

程頤

先生曰。在物爲理。處物爲義。

此二語卽聖人艮止心法。當其寂也。心爲在物之理。義之藏于無朕也。當其感也。心爲處物之義。理之呈于各當也。故君子不從心以爲理。但循物而爲義。不從心爲理者。公也。循物爲義者。

順也。故曰廓然大公。物來順應。故曰聖人之喜。怒在物不在己。八元當舉。當舉之理在八元。當舉而舉之義也。四凶當罪。當罪之理在四凶。當罪而罪之義也。此之謂因物付物。此之謂內外兩忘。澄然無事也。

臣

按因物付物。義也。西銘以之言仁矣。聖

其合德。賢其秀也。故元凱十六族。謂之才子。凡天下疲癯殘疾。惇獨鰥寡。皆吾兄弟之顛連而無告者也。而否德敗類。亦不得

會聚而君子嘉美萬物之所會聚。以法天
時之亨也。蓋百行萬善皆原于孝。則孝乃嘉
三美之會聚。君子盡敬于己之親。而不敢慢
于人。親疎厚薄尊卑大小皆有情文以相
未接。德既充實。則動而與禮合也。故孝為禮
是禮之本。曰亨者。嘉之會也。嘉會足以合歡
書堯典。虞書篇名。曰欽明文思安安。允恭克讓。光被
四表。格于上下。

朱熹曰。堯欽明文思。是本領能敬。故能明。能
明。故文理詳察。燦然可觀。而其間意思自是
深遠。而皆本于自然。不出于勉強。信恭而能
讓也。

臣按經曰。禮者敬而已矣。欽則敬之主于
中者。恭讓則敬之見于外者。由其本于天
性之嚴。故無所勉強。所敬者寡。而所悅者
衆。故光被四表格于上下也。格于上下。猶
經言天地明察也。

臣又按易贊乾德首言元。書贊堯德首言

欽。故仁敬者帝王之心法也。全部易書或推天道或論人事。要歸于元。全部尚書或本帝德。或述王功。要歸于欽。推而論之。春秋之首元。體仁也。曲禮之母不敬。主敬也。詩首二南。關雎之摯而有別。鵲巢之迎送成禮。持已之敬也。麟趾騶虞之應。逮物之仁也。或專言仁。可以統敬。或專言敬。可以該仁。或先言仁。繼之以敬。或先言敬。繼之以仁。乾之九二曰。仁以行之。坤之六二。卽

曰敬以直內。其體本相成也。堯之欽恭。內外一于敬矣。而其效。則九族百姓萬邦遠邇。一于仁矣。其用亦相及也。若夫慈愛恭敬。孝敬之大義也。愛莫切于愛親。仁之本也。敬莫切于敬親。敬之本也。聖賢之言。始終反復。變化錯綜。皆是一理。天地萬物之高下散殊。皆此孝之理之所發。皇充周者。故旁通曲暢于後。所衍愛敬二條云。

仲虺之誥曰。以禮制心。

臣按此仲虺勉成湯以建中于民者也。禮者天理之節文。禮之所在而此心之中自然不敢過不敢不及。若制之者然也。如愛親敬親之心無窮極者也。何如而可謂之盡。而經曰愛敬盡于事親。則亦有自然之節文。而弗敢過也。弗敢不及也。慢惡于人心所本無也。而自愛敬其親而推及于人。則施之有等殺。所以節之使不過。視之如一體。所以文之使無不及也。此太極圖

說之所以不曰禮而曰中也。

詩大雅大明

篇名

其三章曰維此文王小心翼翼

昭事上帝。聿懷多福。厥德不回。以受方國。

朱善曰。聖人之德。敬爲大。敬者德之與也。無敬則德不行。聖人之敬。上與天心合。下與人。心合。故以之事天。而足以求多福。以之治人。而足以受方國。其德不回。卽其心之敬者爲之也。

臣按此與文王篇之言緝熙敬止。皆言文

王之德之至也。前章曰：乃及王季。維德之
之行。大任有身。生此文王。朱熹集傳曰：將言
而文王之聖。而追本其所從來者如此。蓋曰
必自其父母而已然矣。然則文王者。以敬德
為無忝者也。昭事上帝。是乾吾父。坤吾母
也。以受方國。是民吾同胞。物吾與也。然則
敬者禮之質。而孝者禮之本也。
臣又按思齊之詩。四章曰：不聞亦式。式謂
法度也。皇矣之詩。七章曰：不識不知。順帝

之則。則亦法也。帝之則者。天理自然之則
也。文王性與天合。雖事之無所前聞者。而
亦無不合于法度。不作聰明。而順天理自
然之則。所謂無體之禮也。而思齊則追本
于大任之齊莊。皇矣則追本于王季之能
度物之義。然則文王之德之靡悔。乃所以
合于式則也。

商頌商時祭宗廟之樂歌。長發。首章有長發其祥句。因以名篇。其二章曰：
率履不越。遂視既發。三章曰：湯降不遲。聖敬日

躋。

商朱熹集傳曰。率循履禮。越過發應也。言契

始祖能循禮不過越。遂視其民。則既以應之矣。

湯之生也。應期而降。其聖敬又日躋升。

臣按唐虞之世。契為司徒。教人以五品之

人倫。而二典未有形容其德者。長發之詩。

頌其能循禮而不過越。蓋那商頌之篇所

云。自古在昔。先民有作。溫恭朝夕。執事有

恪者。疑亦指契也。湯之聖敬日躋。乃其家

法。而夫子之作經。則以禮者敬而已矣。一

語真切示人。此魯大夫閔馬父所謂先王

之傳恭不敢專者也。言恭敬之道。古人所傳。非創自己。事見國

語。

禮記曲禮

古經之篇名。為四十九篇之首。

曰。毋不敬。

母。禁止辭。

范祖禹曰。經禮三百。曲禮三千。可以一言蔽

之曰。毋不敬。

真德秀曰。曲禮一篇。為禮記之首。而毋不敬

一言。為曲禮之首。蓋敬者。禮之綱領也。毋不

敬者謂身心內外不可使有一毫之不敬也。

臣按禮記四十九篇雖雜出于諸儒所記。

而毋不敬三字乃古經之遺文而記者取

以為一書之發端明學者當知要守約也。

詩三百篇其要在思無邪書五十八篇其

要在執中禮記四十九篇其要在毋不敬

其致一也如經之言敬而已矣者亦是竭

盡而無餘之詞然必以子敬其父弟敬其

兄臣敬其君者為之要故曰不敬其親而

敬他人者謂之悖禮。

春秋左傳子犬叔鄭大夫游吉見趙簡子晉卿趙鞅簡子

問揖讓周旋之禮焉對曰是儀也非禮也簡子

曰敢問何謂禮對曰吉也聞諸先大夫子產曰

夫禮天之經也地之義也民之行也天地之經

而民實則之則天之明因地之性生其六氣用

其五行氣為五味發為五色章為五聲淫則昏

亂民失其性是故為禮以奉之。制禮以奉其性昭公二十五年

年公名稠

臣按經曰夫孝天之經也地之義也民之
行也。天地之經而民是則之。則天之明。因
其正地之性。邢昺正義云。此經全與左傳鄭子
而月。大叔答趙簡子問禮同。其異一兩字而已。
夫顯明孝之于禮。其義同也。今按生其六氣。至
曰。故奉之三十五字。悉是論制禮之由。故并及
問對之。以後乃是言先王所制之禮以教民者。
春秋故析而附之。教所由生之義一條。
論語。有子曰。禮之用。和為貴。

范祖禹曰。凡禮之體。主于敬。而其用。則以和
為貴。其五章。如夫。貴。敬。此。亦。安。國。亦。亦。亦。
朱熹曰。見君父。自然用嚴敬。此是人情願。非
由抑勒矯拂。是人心固有之。同然者。不待安
排。便是和。纔出勉強。便是不和。
臣按。有子專言禮之用。而兩先儒皆兼言
禮之體。蓋敬之中。本有自然之和也。論父
子之愛。愛先于嚴。則和乃是敬之本。論君
臣之義。義斷于恩。則敬乃是和之質。要之

纔說敬。便是和。敬君父之心。自然而然而然。不約而同者也。纔說和。又是敬。發而中節也。子曰。非禮勿視。非禮勿聽。非禮勿言。非禮勿動。程頤作四箴以自警。其視箴曰。心兮本虛。應物無迹。操之有要。視爲之則。蔽交于前。其中則遷。制之于外。以安其內。克己復禮。久而誠矣。其聽箴曰。人有秉彝。本乎天性。知誘物化。遂亡其正。卓彼先覺。知止有定。閑邪存誠。非禮勿聽。其言箴曰。人心之動。因言以宣。發禁

躁妄。內斯靜專。矧是樞機。與戎出好。去聲吉凶

榮辱。惟其所召。傷易則誕。傷煩則支。已肆物件。出悖來違。非法不道。欽哉訓辭。其動箴曰。哲人知幾。誠之于思。志士勵行。守之于爲。順理則裕。從欲惟危。造次克念。戰兢自持。習與性成。聖賢同歸。

饒魯曰。視聽言動四者。橫渠張載也。東銘只云

戲言戲動。却是二件。中庸非禮不動。又是一件。詳略不同。何也。蓋詳言之。是四件。約言之。

是二件。言是言。視聽動是行。又約之。視是目之動。聽是耳之動。言是口之動。動是身之動。故中庸止言非禮不動。聖賢之言有詳有約。顏子是問克復之目。故以詳告之。

臣按此是謂約之以禮者也。朱熹曰說文

書名。許慎著。謂勿字是旗脚。此旗一麾。三軍盡

退。工夫只在勿字上。蓋心爲一身之主。耳目口體。惟心所令。猶大將之旗一麾而三軍之坐作進退。惟其所令也。要之勿之云

者。非強制之使不行也。君子一出言而不敢忘父母。一舉足而不敢忘父母。則非禮未之來。自然務決去之。而無所依違苟且。所謂爲善必果。爲不善必不果者也。

中庸二十七章。敦厚以崇禮。

楊時曰。所謂至德者。禮其是乎。夫禮。天所秩也。後世或以爲忠信之薄。或以爲僞。皆不知天命者也。

臣按敦厚然後有以崇禮。則不枯于儀章

器數之末。敦厚而不崇禮。則有直情徑行
天之弊。此朱子一定不易之說也。然楊時天
所秩也。一語已見得禮之大原出于孝也。
以禮爲忠信之薄者。不能盡其天性者也。
中亂以禮爲僞者。悖禮者也。

孟子曰。禮之實。節文斯二者是也。

朱熹曰。事親自有事親之節文。從兄亦然。粗
言之。如溫清定省。徐行後長之類。各有品節
文理。又曰。親親之殺。尊賢之等。此節文也。就
親親中而言。則有親疎。迤邐到仁民愛物上。
亦是節文。纔到節文處。功用便廣了。

臣按經文言愛敬盡于事親。而德教加于
百姓。刑于四海。由近及遠。卽其節也。于己
曰盡。于百姓曰加。于四海曰刑。旣內自盡。
又必加被于人。爲所法則。卽其文也。此功
用之所以廣也。

張載曰。禮所以持性。蓋本出于性。持性反本也。
禮卽天地之德也。如顏子者。方勉之以非禮。

勿言。非禮勿動。勉勉者。勉之以成性也。

臣按性。卽天地之性也。禮之本。出于敬親之性。而人之未成性者。更須以禮之齊莊。祇肅者持之。所謂協于天地之性。是以長久者也。孝爲天經地義。禮亦爲天經地義。故曰。禮卽天地之德也。顏子至明至健。卽四勿工夫。便可至于天地明察。勉勉以此。亦猶孝如曾子。而後可以授經也。

朱熹曰。禮者。天理之節文也。所以謂之禮。而不謂之理者。有着實處。只說理。却空去了。所以謂之天理之節文者。此理無形影。故作禮文。畫出一箇天理與人看。教有規矩可以憑據。有君臣。便有事君之節文。有父子。便有事父之節文。其他莫不皆然。

臣按愛親嚴君之心。乃天理之自然。其中亦自然無過無不及。非待節文之後。而後等殺其間也。然而無此準則。遂無可憑據。則有至性本自過人。而自外于名教者。此

禮之所由設也。

薛瑄曰。程子論恭敬。謂聰明睿知。皆由此出。蓋人能恭敬。則心肅容莊。視明聽聰。乃可以窮衆理之妙。不敬。則志氣昏逸。四體放肆。雖粗淺之事。尚茫然而不察。况精微之理乎。又曰。惟敬足以神明其德。又曰。敬則卓然。敬則光明。又曰。敬則立。怠則虛。

臣按敬者。因于嚴者也。嚴者。生于愛者也。

夫子作經。則于敬之一字。加詳焉。此先儒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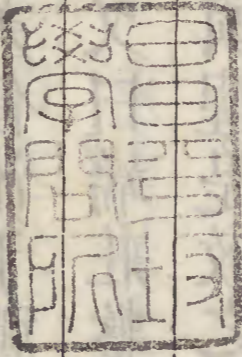
所以有主敬之學也。以敬親言之。拜伏擊跪。是爲敬迹。恭在外者也。肅肅悚悚。是爲敬心。敬在內者也。敬者禮之本也。居則致其敬。無往而弗敬者也。心肅容莊者。卓然之象。視明聽聰者。光明之符。神明孝弟。非二事也。所謂立于禮也。由放肆致昏迷。由昏迷愈放肆。怠者。日偷之謂也。悖德悖禮。不在于善。故曰虛。

胡居仁曰。古今聖賢說敬字。曰欽。曰寅。曰恭。曰

畏曰戒懼。曰戰兢。曰齊莊。字雖不同。其實一也。洪範。貌曰恭。是外面之敬也。至曰恭作肅。則心亦敬也。內外一致也。臨深履薄。形容戒懼之意。最切。孔子言出門如見大賓。使民如承大祭。又畫出一箇敬底樣子出來與人做。程子言整齊嚴肅。是入敬處。朱子曰。畏是敬之正意。程子主一無適。是就存主處說。謝氏惺惺法。是就敬之精明處說。尹氏收斂身心。不容毫髮事。又以人到神祠致敬爲喻。卽是孔子見大賓承大祭之意。形容得精切。朱子敬齊箴。說得全備。毫釐有差。便流于禪定。故朱子有三綱淪九法。敦之戒。又曰。端莊整肅。嚴威儼恪。是敬之入頭處。提撕喚醒。是敬之接續處。主一無適。湛然純一。是敬之無間斷處。惺惺不昧。精神不亂。是敬之效驗處。

臣按古今之言敬者。備于是矣。然諸儒之言。大抵言其工夫效驗處。惟曾子之戰戰兢兢。如臨深淵。如履薄冰者。乃是夫子因

嚴敬之本旨。整齊嚴肅。固是入頭處。更須以曾子之臨深履薄者。爲德之基。則必無流于禪定之弊矣。
已上禮之德之至



孝經衍義卷四

未子也齊氣猶野

文化丙子

